



張耀坤在講述幼年親歷的農安鼠疫的慘痛歷程。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時隔78年，再度憶起那一場災難，已是86歲高齡的張耀坤仍心有餘悸。78年前，由日軍七三一部隊實施的一場鼠疫，造成了471人死亡。在這場人為製造的災難中，張耀坤失去了母親和姐姐。那是1940年的夏天，

一群全身包裹嚴實、只露出雙眼的日本人突然出現在吉林省長春市的農安縣城。「他們將我們家和所在的大院用繩子封鎖起來，不讓人出去，也不讓外面的人進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翻拍的1940年11月吉林省農安縣鼠疫「防疫」活動照片。網上圖片



翻拍的1940年11月吉林省農安縣鼠疫「防疫」活動中關東軍鼠疫防疫隊集會的照片。網上圖片

細菌戰受害者現身控訴：

還我母親

「七三一」滅絕人性 暴行再添新證



七三一部隊退前對該地區實施了毀滅性破壞(場景復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工作人員前往長春對倖存的農安鼠疫受害者張耀坤進行調查取證。「每當載着十幾個日本人的大卡車開到我家門口，全家上下都感到非常恐懼，恨不得有個地縫都想鑽進去，有時我就躲到樹根下，不想讓任何人發現自己，因為當時日本人來給我們測體溫，一旦發現體溫升高，就將人拖上車帶走，大多數人再沒回來過。」張耀坤退休前是南京理工大學教師，在當地的一家養老院裡，她清晰而有條理地講述着自己親身經歷的那段歷史，憤恨難掩。

隔離如坐監 親人慘離世

「當時家裡要買個醬油醋都將瓶子用繩子放到外面，賣的人拿了錢再將醬油醋倒進瓶子中，我們再去取回來。還曾經與哥哥爬房穿越隔離區換糧食回來吃。」被封鎖後，附近開始有人得一傳染病，全院二十幾戶人家，一百來口人，有十八人相繼死亡，張耀坤的母親和二姐因感染了這種傳染病相繼去世，母親去世時42歲，鄰居家一個8歲小女孩也因被感染而早早的離開了人世，張楊坤回憶道。「當時二姐的婆婆先得的這種傳染病，二姐偷跑回家敲門找藥，父親怕傳染給我們，沒敢讓進門。回去後不久就聽說二姐因被感染而去世。母親去世的前一天還在看護外孫，當天晚上十二點就開始發燒，上吐下瀉，說話的聲音也開始變得和原來的聲音不一樣，手開始抽筋，醫生給母親打針，（因為骨骼肌肉過硬）藥物也注射不進去都噴了出來，第二天早上八點她就去世了，那天是1940年7月7日，記得當時附近的棺材都賣

光了，母親用的是一個半成品棺材，還有很多人是用席子抬出去的。」當時家裡人都非常害怕，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得的是什麼病。日本人每天都要來給被隔離的人測量體溫，家裡除了母親外，父親和姐姐也出現了體溫升高的現象。為了不被日本人帶走，父親總是偷偷把測溫度的體溫計甩兩下，將顯示的刻度降低；當日本人來測體溫時，父親用熱水給大姐洗頭髮，成功躲過了日本人的抓捕。

完整證據鏈 還原真歷史

「最後日本人進行了一次消毒，用白色的粉狀物在屋子內播撒，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人得過這種病，解放後，聽一些了解這段歷史的人說，當時農安擴散的傳染病是日本人為造成的，他們將鼠疫病菌注射到老鼠體內，開始在當地傳播進行實驗。」張耀坤說。這段慘痛的歷史給今年已經86歲的張耀

坤整个人生都造成了嚴重影響，時至今日依然存在心理陰影。她表示，有責任講出自己的親身經歷，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這段歷史，了解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同時更想提醒年輕人不管在國內國外，都要奮發圖強，牢記歷史，勿忘國恥。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工作人員介紹，張耀坤作為該館首次發現的農安鼠疫受害者和見證人，其講述的親身經歷與史料記載相互佐證，構成完整的證據鏈，成為揭露七三一部隊罪行又一項重要補充，七三一部隊在農安進行細菌實驗的罪行不容否認。在歷史問題上，日本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分子以各種方式否認侵略罪行，漂白歷史，妄圖改變戰後國際秩序。通過歷史見證人的口述，還原歷史真相，讓更多沒有經歷戰爭的日本年輕一代真正了解歷史，加入到反省歷史的隊伍中去，是對於否認戰爭罪行的群體組織最有力的打擊。



圖為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遺址。這裡是當年日本七三一部隊進行細菌研究、實驗、生產及活體實驗的核心區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人為疫病 危害至今

鼠疫發生後，石井四郎率領七三一部隊以「關東軍臨時鼠疫防疫隊」的名義進入長春和農安，煞有介事地實施了所謂的「防疫」活動。但我國學者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礎上，認為這次鼠疫並非自然發生，而是人為製造的，製造者正是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隊。如今這種推斷也已被確鑿的歷史文獻所證實。日本學者吉見義明、伊香俊哉所著的《日軍的細菌戰》一文中，曾援引原日本陸軍省醫務局醫事課長大塚二郎大佐的

《業務日誌》，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43年11月1日，當時已轉任日本陸軍軍醫學校附屬的石井四郎說：「既往事實：農安縣，由田中技師以下6名投放，據密探報告，最有效果。」赤裸裸地說明了他曾指使下屬在農安縣進行了鼠疫跳蚤的撒佈實驗，而且「效果良好」。經解學詩考證，石井四郎所說的「田中技師」，就是時任七三一部隊昆蟲研究班班長的田中英雄，他是專門負責研究鼠疫媒介物的。表面上看，鼠疫是自然發生的，日本人

通過防疫工作控制鼠疫蔓延，實際上這是一次細菌實戰演習，目的是試驗鼠疫菌的感染力及如何進行防疫控制的密謀行動，是為在寧波等地發動細菌戰積累實戰經驗。

七三一部隊通過細菌研究實驗，確定鼠疫細菌是最有效的攻擊武器，並對其散佈方法進行研究，其後轉為生產細菌武器，1940年至1942年，七三一部隊數次派遣征隊前往華中和華南一帶實施細菌戰，造成大規模的疫病流行，給中國人民帶來重大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和精神摧殘，嚴重危害自然生態和人類生存環境，其危害一直持續至今。

「黑魔」肆虐 人人自危

1940年春天，偽滿洲國首都新京（今吉林長春）和位於其附近的農安縣突然爆發鼠疫，鼠疫肆虐，人人自危。據記載，農安鼠疫開始於1940年6月，結束於1940年11月27日，總共發病551人，死亡471人，其中農安縣城354人，死亡298人。

「日中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員平井潤一，作為實際經歷「新京災難」的一個日本人回憶這段歷史時說，「焚燒住宅產生的黑煙升到城市中心，我懷着不安的心情，從位於郊外校舍的屋頂凝視着這一幕。」

疫菌成災 波及「新京」

2017年3月，89歲的平井潤一隨「日中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訪問中國長春，以歷史親歷者的身份向中日兩國人士口

述日軍侵華時期的罪行。

平井潤一1928年生於日本的直屬殖民地朝鮮，5歲來到中國。1934年至1943年間，他一直生活在「新京」。關於被稱之為「黑死病」的鼠疫，平井潤一的記憶很清晰。「通過老鼠身上跳蚤和空氣傳播的疫菌，讓感染者發熱40度，全身變成黑色的乾屍狀。」他回憶說，「新京」當局採取的緊急措施是切斷鼠疫地區和周邊的一切交通，將住院患者及鄰居的家宅、財產、工具全部燒掉。」

幾年前，全日本醫療機構聯合會（民醫聯）的學者調查研究了偽滿洲國舊資料和文獻後，終於解開了「新京鼠疫之謎」。民醫聯學者的調查顯示，為了解細菌武器的效果，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在「新京」附近的農安秘密進行了鼠疫實驗，「新京」因此受到波及。

鍋爐房遺址。七三一部隊退前曾在此銷毀大量罪證材料，並將其炸毀。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安享晚年 難忘歷史

農安鼠疫導致張耀坤幼年喪母，失去親人，長大後一人到長春工作，後又跟隨丈夫前往南京理工大學當了一名實習教師。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她就從南京回到了長春生活。現在的張耀坤，住在養老院裡，平日喜歡看看書、聽聽音樂，以此安享晚年，

但張耀坤說，那段歷史，她卻永遠不會忘記。張耀坤表示，現在日本有很多人承認這段歷史，但我的親身經歷就是最有力的證據，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的殘暴罪行，給我們這些同齡人造成的傷害是永久的，是真實存在的。



張耀坤在網上搜索農安鼠疫照片。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記者手記

「血淚記憶」無法抹去

張耀坤，這位滿頭銀髮、身材瘦小、走路蹣跚、年事已高的老人，在講述自己幼年和家人親歷的「農安鼠疫」時，眼裡滿是哀傷，語氣滿是憤恨，那段「血淚記憶」所帶來的傷痛，是她一生都無法釋懷的。在張耀坤居住的養老院單間裡，溫暖的陽光直射入房內，可聽著張耀坤講述自己當年的經歷，聽者竟感受不

到絲毫陽光帶來的暖意，內心只有無盡的冰冷。本該無憂無慮的童年，本該幸福的時光，是戰爭，讓她的童年在極度恐懼中度過。在張耀坤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918」後，日軍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政權，並以此為據點於1937年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就在這前一年，七三一部隊全面成立。

二戰時期，使用細菌是違背國際公約的行為。這支假借研究防治疾病與飲水淨化之名的部隊卻悄悄在偽滿洲，做着各種喪盡天良的細菌化學實驗，背地裡為日本的軍國主義戰爭做細菌戰研究。這段罪行則被掩埋在歷史當中，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日本官方的承認和道歉，但一個個親歷者的證言和親身經歷，讓他們無法再遮掩下去，那些親歷者及受害者的「血淚記憶」是無法被抹去的。